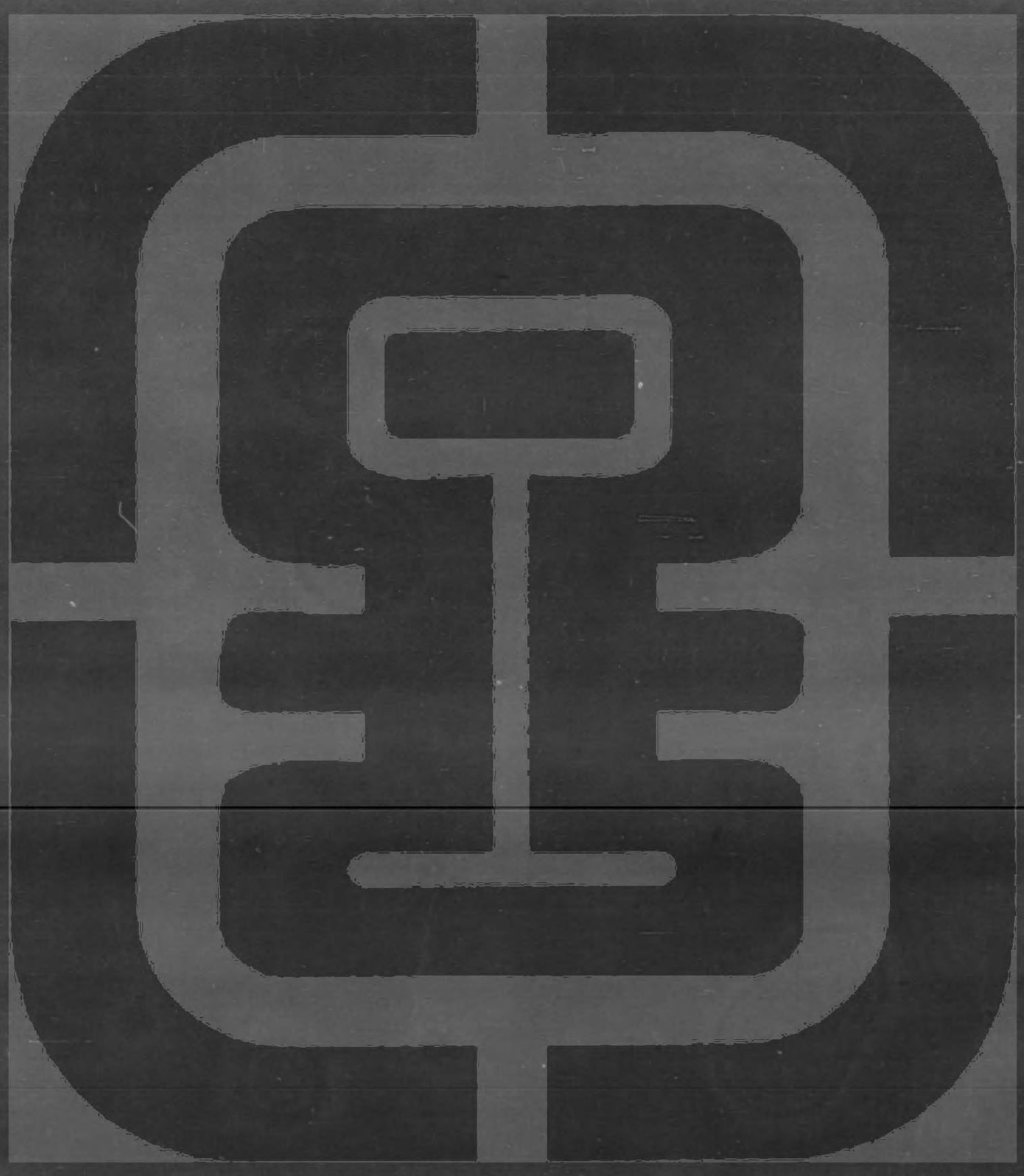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議

再封還解鹽置使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準中書省閤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録黄三省同
奉　聖旨依前降指揮行下者
右臣竊以置官不如議法議法不如擇人法者人之
所為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為先苟
不得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為害雖改置官司
無益也　仁宗時范祥献鹽法慶曆四年遣祥與陝
西轉運使議其事至八年乃以祥為提點刑獄使推

行之言者爭以為不便皇祐二年遣包拯往視之還言便三年又召祥與三司官議乃擢祥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祐三年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乃以為制置使自初獻議至此十五年方委以總領其慎重如此之至也蓋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兼他職以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自祥卒後皆轉運使副兼之熙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此不除解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欽法故欲專置使臣不知欽法有害是人壞之邪是法壞邪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之而已臣謹案　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今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犹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其法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司侵奪鹽利則重其法禁誰敢違之豈必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專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但自嘉祐八年以後不專置使今一旦復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靜唯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

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
司一員以主之犹愈於别置使之煩臣前奏已言之
矣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貴其言
蓋為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偏伯之相猶出教曰事
有不至至于十返來相啟告今兹之舉臣之愚見窃
謂未安伏望　聖慈更賜詳酌謹再具封還伏候勅
旨

貼黄檢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蓋判官
亦不常置
貼黄竊謂解塩一司事務必不多故　祖宗朝
置使時少不置時多自轉運司兼領已數十年
不聞闕事今别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
提轉略均乃可以統揖州縣所主者止是解塩
一事扨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為先有劳
費

封還納后儀制狀八月四日

準中書省録黄三省樞密院奏臣寮議到納后六
禮文字今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儀制
五禮命使
今欲以御亭驛權為　皇后行第

發冊命使

其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

奉迎命使

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　皇后入內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

右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　皇后以母

天下而先居之於夷狄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

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

又發冊奉迎命使及　皇后入內　皇帝皆服通天

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

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　國朝開

寶通礼亦皆服袞冕今發冊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

請　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　皇后入內並服

冕冕以重大昏之礼伏望　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

參酌庶於国体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録黃

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敕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来發太皇太后冊寶止服通

天冠絳紗袍今納　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

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

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兖冕〻服所以交
神非所以事親也昏礼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礼
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温伯等議狀已備
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礼無所據臣竊惜
惜　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礼無據
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乞進帝學劄子十四日

臣以史職侍經筵嘗采集前世帝王學問及記　國
朝祖宗講讀故事為書八卷名曰帝學可以上助睿
覽今已繕寫畢伏望　聖慈許令進入取進止

進帝學劄子

臣先奏撰成帝學一書今奉御寶批進入其書八卷
共八册為一帙謹具上進

申門下省乞罷瀘州置梓夔路鈐轄司狀

準樞密院録白皇城使果州刺史梓夔路鈐轄管
勾瀘南沿邊安撫司蕭知瀘州張克明元祐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任已過滿近差下王克平未
曾赴任左藏庫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唯純八
月十四日奉　聖旨就差王唯純充梓夔路鈐轄

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蕭知瀘州替張克明過滿

闕

右某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替元豐中因蠻賊乞弟作逆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皆取一時應副近便即非經久之制後來蠻事寧息因仍至今不改伏詳祖宗時置鈐轄司於遂州本以形勢控制兩川非專為戎瀘邊事而梓夔路鈐轄司轉運使亦得通管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不同自瀘州置鈐轄司以來以兩路兵權付一武臣沿邊支郡反節制數十州未大本小邊州偏重事理不順且以西北言之如高陽之雄州定州之安肅軍渭州之鎮戎軍慶州之環州皆帥府在內邊州在外今瀘州於東川路若此雄州安肅鎮戎環州亦須隸屬帥府豈可令一武臣專制更無同領之人況戎瀘邊事至小豈得與西北同日而語哉并檢會元祐元年一月因臣寮上言乞依舊移鈐轄司在遂州朝廷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等司同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梓夔路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樞密院奉聖旨令鈐轄司且依舊在瀘州更候三五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自降聖

旨將及六年更無邉事已是一向定貼今因張克明
交替欲乞檢會前降指揮其新差官更不令帶梓夔
路鈐轄如瀘州須留兵屯守止存留沿邉安撫一司
其梓夔路鈐轄依舊移歸遂州措置事件並依　祖
宗時故事所貴西南久遠安便謹具申門下省伏乞
詳酌施行伏候指揮十八日

乞復迩英閣記注劄子　二十一日經筵官同入

臣等伏見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奏請詔
脩迩英延義二閣記注今　陛下向學稽古間日一
御經筵雖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
一纂録臣等欲乞復脩迩英閣記注如　仁宗朝故
事取進止

奏乞罷瀘州梓夔路鈐轄司狀　二十六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邉安
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再任過滿奉　聖旨就差
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替張克明臣檢會梓夔
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蛮賊作過用兵討捕
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後來邉事寧息當
却移歸遂州并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　聖旨
更候三五年邉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今已六年合

檢舉取旨遂具狀申門下省乞詳酌施行并録白送
樞密院續準樞密院批所差王惟純等已得　聖旨
所有移瀘州鈐轄司歸遂州見別具契勘施行臣伏
見河北陝西唯是安撫經畧司專委帥臣至於馬步
軍都總管即有副總管成都府利州兩路鈐轄亦有
兩鈐轄為之副貳今梓夔路鈐轄及沿邊安撫兩司
專委一武臣既不隸屬帥府又無別官同領當用兵
之際或有從權于無事之時則有偏重伏詳　祖宗
朝置鈐轄司於遂州蓋以西南遂方外按蠻夷內則
戍兵客土相雜或姦人窺伺大盜窃發淳化咸平中
蓋嘗如此是故兩川各置兵馬鈐轄司鎮守互相牽
制夷事緩急照應遠近適中并檜會梓夔路鈐轄司
舊制揀選蠻馬編配罪人並與轉運司同管勾惟是
戎瀘夷事則引用皇祐四年樞密院劄子令轉運司
相度事勢牒起鈐轄將兵討除外應千軍馬事件鈐
轄司一面行遣措置至熙寧七年察訪熊本奏請應
干戎瀘夷事並要梓州路轉運司梓夔鈐轄司同管
勾竊詳　先朝制置梓夔路鈐轄與成都府利州路
不同東州既非帥府而鈐轄須在遂州故稍輕其權
任主者不一今以瀘州節制兩路以一武臣專領兩

司諸路邉州未有此比況瀘南蠻賊作過本因羅苟
夷爭不償骨價事至細微都監王宣耻不預打誓遂
出兵與乞弟接戰邀功以致敗沒朝廷用兵誅討兩
川為之騷然自林廣蕩平巢穴諸夷畏怛一向安貼
梓夔鈐轄理當復蓄欲乞檢會元祐元年一十月先
降　聖旨早行措置所有轉運司通管或依皇祐舊
法或從熙寧近制乞朝廷更賜詳酌其瀘州止存留
沿邉安撫一司梓州路轉運司官須常置使副一員
遂州知州選差及任滿升擢並知　祖宗朝故事所貴
兵權不輕付與西南久遠安便乞下三省樞密院并
檢會前後臣寮所奏及臣前狀施行謹録奏聞
貼黄臣竊聞瀘州自置鈐轄司以来官員使臣
酬奬供給例皆優厚武臣知州素無綱紀是以
彼州官吏惟恐鈐轄司復歸遂州檢會元祐元
年朝廷已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司
同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鈐轄司依舊移
帰遂州委是經久利便臣竊謂事理明白無疑
欲乞更不再下本路相度只從朝廷措置若瀘
州存留沿邉安撫一司令隷屬鈐轄司又不減
戍兵亦足以防遏夷寇不為無備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閏八月八日

準中書省録黄節文秘書監王欽臣等乞差真靖
大師陳景元校黄本道書每月支錢五貫文三省
同奉　聖旨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録付陳景元據
目録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
官對校餘依所中書者
右臣竊惟　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才公卿
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
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
明至于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
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
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
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
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
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
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
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
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
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
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

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端之人也今館閣群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于景元不亦輕朝廷之体蓋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惟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 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于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寔損国体其祕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論宋用臣叙官狀二十五日

準中書省録黄三省同奉　聖旨宋用臣叙遥郡刺
史者
右臣竊以宋用臣変乱溝洫開掘縱横欺罔朝廷錐
刀聚斂凡所建置莫非害民大興土木無時休息又
以鑽遺交通執政　陛下嗣位後纔及旬月用臣所領
一切停罷京城之人無不欢呼鼓舞用臣所用縣官
財物有司終不能詰其多少之數隱盜出没皆不可
知此乃國之大蠹所宜流竄遐荒以謝萬
姓　陛下初政止用寛典特從降黜已移宫觀使之
安便今叙復遥群刺史則團練防禦使將来皆以歲
月次第还之何以懲戒姦宄之人伏望　聖慈原其
罪恶情理難恕永不收叙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
勅旨
貼黄臣謹案唐德宗之末用宗室嗣道王李實
為京兆尹聚斂刻剥順宗即位不踰月貶通州
長史市人争怀瓦礫歇擊之後以敝令内移死
於驩州不聞復官今用臣何人貶黜數年復領
遥郡恐失中外所望
舉監察御史狀　二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給事中舉監察御史

貳員聞奏者

右臣等伏見祕書省校書郎楊國寶京西路轉運判官朱勃皆有文學履行操守堅正今保舉各勘充監察御史任使若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薦章元弼劄子十月

臣伏見前虢州知録事參軍章元弼學問談洽詞章富贍自元祐三年舉賢良方正召試以丁憂不赴昨蒙特召又以病不克試為人清苦專意於學伏望聖慈特除元弼太學或諸州教授一官不惟表率士人亦使元弼因得為學成就其才以待任使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奏議

進幸學故事劉子元祐六年十月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　帝親製文宣王兖國公二贊四年四月又幸國子監　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命學官李覺講易泰卦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召直講孫奭講尚書說命三篇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幸国學謁先師及覽三礼圖召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大中祥符元

年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
帝服韡袍行酌獻之礼初有司定儀止肅揖　帝特
拜又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下詔
追謚夫子曰元聖文宣王先是　帝曰唐明王褒先
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
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當加以帝號遂
止增美名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召從臣外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已而
观七十二賢讚述閱三禮圖因問侍講馮元三代制
度慶曆四年五月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
舊儀止肅揖　帝特再拜右謹進呈
乞改正先聖冠服劄子
臣伏見禮部員外郎楊傑上言唐開元中追謚先聖
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今乞用唐故
事衣以衮冕之服臣竊惟　祖宗褒崇先聖比之前
代禮意加隆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蓋有司之誤
誠為闕典　陛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臣愚欲乞因
駕幸太學酌獻之日親覩先聖服章特降聖旨命有
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彰　陛下尊師重道崇
儒之意此乃一朝之盛典聖學之美事也取進止

轉對條上四事狀 十一月三十日

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事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 祖宗肇造區夏刻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于州收州之權悉歸于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于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国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强偪之患郡縣則無藩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国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于朝廷惟 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亡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于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帝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謀閉而不興寇竊乱賊而不作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惟 祖宗仁恩德

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所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里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之巡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於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寬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于苛夫觀望上下以為寬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　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　神宗時犹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　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于中書凡有奏請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

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
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
下郡守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歎息之聲者政
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
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茲為盛
称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覘納風謠吏多得人
百姓寬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
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書其名于於屏
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
正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都督
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
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勑京官五品以
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奉縣令一人視其政
善惡為舉措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
於正觀　国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
吏俟選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

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　太宗又嘗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　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　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思　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　太祖至　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　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為而審察之凡當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惟可以覘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

荆川太史紙

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
與其奔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
次差之其吾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
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
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糺其不當者到官則委
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
爲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
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
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
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
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
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
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
吏部雖以上中下爲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
人勸沮也臣伏望　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
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　陛下擇郡守其監
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
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
資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

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格又衆論未以為允雖由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奉監察御史取第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祿官並以奉議郎以上所貴資序稍寬易得應格兼收衆才廣言路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　仁宗時每邊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乏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劳已深經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

兵錢穀所皆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絶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終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寛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　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　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戶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邊臣有闕于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則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為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乏也今若復　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

来出入于三路者常多則知邉事者不少矣
一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于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ゝ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為聖
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
覩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
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
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
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為臣覩太
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
必有近效也夫以區ゝ之魯国季康子為相孔
子猶劝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為天下
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教當欲善而
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
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
賊衆多刺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

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
并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
況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
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
民其可法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漢室不四
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高祖之法如此
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為法乎當以季漢為法乎
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猶棄市　太祖
皇帝代唐以寛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
獄遍加減貸故竊盜罪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
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臧之
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
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
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
濮齊徐濟單兖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
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
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猶視此州縣如
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
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為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為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朴倉廩實而知礼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為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集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為權時之宜而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牽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加仇一切以擊斷為称職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牽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牽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其刑亦不輕矣若刑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飢饉

則為等死之計群起而為大盜雖有重法又可
禁乎惟 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為迂無以唐太
宗之治為難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
恃則民皆可使為善矣
右謹件如前臣智慮短淺闇于世務待罪班列無補
豪分伏遇 皇帝陛下明目遠聰開廣言路每因視
朔博訪在廷臣輒以狂瞽仰塞明詔干冒天聽敢逃
刑命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乞不迁開封府狀七年正月八日

右臣準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迁開封府於舊南省
令李工部與將作監同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
太祖皇帝開国建置於此 太宗 真宗皆嘗尹京
潛龍故迹至今存焉昨因廨舍遺火逼近原廟遂有
迁改之議若以火而迁則廟之東北皆有民居比之
開封尤更不遠火何可防又舊南省已為試院今欲
以開封府為試院豈可不嚴火禁乎若以開封敲扑
之地不可近原廟則景靈宮在 祖宗時已有 列
聖神御比之今日輕重亦均若以狹隘而迁則 祖
宗以來官吏所容亦豆以治事且開封非貯火之所
但長吏與僚屬住家於其中尔比之民居孰為難防

惟當申嚴火禁故築高牆以為隔限亦可以備患矣今乃欲更已成之試院為府廢百三十餘年之府為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反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国用無大利害不必迁也今若因舊舁葺稍徙近南比之兩處營造功費猶小凡官舍數迁改則民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孔子称之蓋為因者姑務省事不欲多变革也伏望 聖慈更賜詳擇謹録奏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奏議十一

迎英閣奏對劉子元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掌國史伏观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 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 陛下嗣位于今八朔昧爽而听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無倦可謂勤于進德矣然而天衷默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 陛下 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于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

自而入方今四海顒〻相望太平臣願　陛下深留
聖思法象　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荅群生
之望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荐陳祥道禮官劄子四月二日

臣伏見秘書省正子陳祥道深于學禮用意專精求
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礼書一
百五十卷蒙擢真秘省校正之職雖為清流然祥道
之學未有所施今太常礼官皆朝廷所選用頗更多
得礼孝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望　聖慈候礼官
有闕員復以祥道充戢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
歲限就除帖職不唯礼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
其所長之意也取進止

荐張舉劄子

臣伏見前陸州青溪縣尉張舉志趣高潔詞學清贍
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
居不仕已二十六年今年四十九歲元祐之初以近
臣論荐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竊惟朝廷常患士
人廉退之風未立無以厲之唯稍奬進安恬之人則
奔競者不抑而自息如舉之履行文學豈可使老於
岩穴終不收録方明聖在上樂育人才必不其然況

前後累有臣僚論薦不一伏望 聖慈特不以次擢
賓館閣必協士論若以舉未嘗歷官或乞且令校黄
本書籍以待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人已贓臣
甘與同罪取進止

進家人卦解義劄子五月四日

臣近以權任經筵久不進講 陛下今月一日已御
迩英又先降 聖陛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 陛下
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侍
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礼實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还蓋未之有由漢
以下皆不及也今 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 祖
宗内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為萬世法臣愚竊為
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
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
解義一篇謹録上進以代奏事伏望 聖慈少賜省
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家人卦

☲☴ 離下巽上 家人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内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
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謂六二也男正

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礼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戢教順成福外内和順国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国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国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听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于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国治国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内而風在外家人

之道由內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內而斥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迩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數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淫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妹喜故夏亡紂惑于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乱唐高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絶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变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变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正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倡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覡于祭祀

納酒漿籩豆葅醢礼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乱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廟褒姒滅之皆反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怀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犹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体柔居巽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听于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礼曰父子篤兄弟睦夫

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身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愛也詩曰子之于帰宜其家人大学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国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威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誠嚴于中而著于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変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楊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

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畏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舉魏劉劉子

臣伏見內殿崇班成都利州路走馬承受公事魏劉資性詳整風力敏強曾歷任所居稱職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陞擢邊要將領繁難任使以觀其才取進止

論求言劉子 七月

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為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為臣不易也君知為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為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于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于為德矣君知為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為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為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荅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

立於朝故野無遺賢〻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捨己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嬉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〻以堯為法故以此荅禹其要在于听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民則與此相、正遠齊王為民父母坐視齊国飢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視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之是以民飢而不救此所以為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溫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豈可得哉此所以為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听言用賢也昔　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露豆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听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　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于水旱之災

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整壞官私庚舍意亦在民
豈當加罪也　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
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　陛下以舜禹之言
為法以　仁宗之心為心以育王為戒知為君之難
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
進則四海生民幸甚　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取
進止

議合祭狀一　九月　日

準尚書礼部牒親祠皇地祇三省同奉　聖旨令
侍從官尚書侍給郎舍臺諫礼官集議聞奏者

右臣等謹案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礼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
祀歲徧三代之礼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礼冬至日
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
玉器牲幣樂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
於　國朝踵為故事元豐中　神宗皇帝用礼官之
議詔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礼　陛下嗣位
於今八年將肇祀圜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　祖
宗之舊則礼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或未
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祀慎重之至也臣

等謹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礼曰地載萬物天垂
象取財於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
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尊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
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因見地祇則是尊天而
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至盛礼
備物躬祠北郊奉千餘年之隆典此則三王之誠復
見於今矣其誰敢以為不然臣等竊恐北郊之禮
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礼亦非
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 祖宗故事俟將
來親行北郊之礼則合祭可罷謹録奏聞太常博士臣張瓛

殿中侍御史臣吳立礼起居郎權給事中臣喬執
中尚書戶部侍郎臣孫之奇御史中丞臣李之
純戶部尚書臣錢勰翰林侍講李士臣范祖
禹翰林李士兼侍讀臣顧臨

二 初十日

右臣等近於尚書礼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奏聞
伏請南郊合祭未聞 聖旨指揮臣等竊以天地特
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矣年矣
昔商因夏礼周因商礼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犹商因於夏周因於商
也時異事変不可盡同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
以先代之礼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礼後王有不相

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
蓋周不能行也　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
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礼
戶等不敢遠引前代自　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于元
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礼後嗣可以遵承天地父母
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讀　太祖平一海内　太宗
真宗皆致太平　仁宗享國長久　英宗　神宗
紹休聖緒率用此礼神祇饗　荅非不蒙福報也唯
元豐六年周詳定郊廟奉祀　礼文所議云殆非所
謂以類求神之意遂迁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當祭
於方丘樂以八变不可以升圜丘也夫周之后稷
本朝之　太祖皆當享於宗廟樂以九变而周公制
礼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
不可以並乎然　先帝所以之行者决欲親祠北郊
也若　先帝能力行之而　陛下未能犹當且復其
旧况　先帝尚未行乎設　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
未必不改而從旧也　宋興以来　太祖郊四
太祖宗郊五　真宗郊五　仁宗郊九　英宗郊一
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
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

若循　祖宗之旧他日果能行先郊之礼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礼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圣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宴享賓客犹不可以如此况事天神祇乎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少不能且夏日之至未亦行也減損北郊之仪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降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此南郊愈疏亦未為得礼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周礼乎如此則北郊之礼必為空文未有可行之日也今近捨　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礼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不奉之祭去所易就而所難守周礼為空文虛地祇之大祀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　聖慈早以時决無疑於　祖宗之舊以昭大孝隆圓丘合祭依熈寧十年典礼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默謹録奏聞

進合祭故事劄子

太祖南郊四合祭
太宗南郊五合祭
真宗南郊五合祭

封禪一昊天上帝
皇地祇
汾陰一祭后土
恭謝一合祭
仁宗南郊九合祭
明堂二一合祭
恭謝一合祭
英宗南郊一合祭
神宗南郊四三合祭
元豐六年一罷合祭
右謹進呈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奏議

乞節講礼記劄子 元祐七年九月十二日
請官同入

臣等奉
聖旨講礼記伏緣礼記漢儒所集非圣人全經當有去取欲乞除喪礼十三篇不講外如篇中有不須講者亦節講取進止
聖旨依奏

再荐章元弼劄子 十月十六日

臣於去年十月具劄子奏奉新授知潤州録事叅軍章元弼乞除太李正録或諸州教授未蒙施行臣伏見元弼履行清修文章華贍可充館閣之選自元豐

五年銓試第一得循一資初任未赴以母病乞侍養
歲滿調官未赴又丁母憂兩李賢良方正以丁憂疾
病不克赴試實緣留滯未有考第即與初及第未出
官人不同臣竊聞林自除太李録田述古鄭州教授
皆无曆任伏望　聖慈特賜比附林自等例除元弼
太李正録一官長育其才劝率李者以增王国多士
之美取進止

乞除賊盜重法狀二十七日

右臣於去年十二月轉對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
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
内皆赤子也無有逮迹當視之如一今重法之地独
為匪民一人犯罪連及妻孥没其家産便同反逆先
王制刑必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别異州域徧行峻令
恐非聖世所宜為也　陛下將郊見天地御楼肆赦
若於赦文悉除此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以感格
人心召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大禹泣辜之仁成
湯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　祖宗無不哀矜庶
獄刑罰從寛遠過前代實有陰德上當天心是以承
百年福祚無窮唯是自嘉祐七年初立窩藏重法至
熙寧中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為著令皆因有司建議

非　仁宗　神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
前奏論之已詳今因初郊宜以為仁政之始聖人順
動雲行雨施刑清民服此其時也伏望　聖慈斷而
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書行下使百姓曉然知
二聖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視此諸群如夷貊之
人臣將見民之戴恩淪于骨髓則勝殘去殺庶可望
矣謹録奏聞

貼黃議者必謂一除此法賊盜必熾臣竊以為不
然自嘉祐以來行重法至今不聞地分賊盜衰
少近元祐編勑比舊法稍輕亦不聞賊盜滋多
以此知賊盜多少不煩重法波可除去無疑并
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薦鮮于之武劄子　二十八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前監東作坊鮮于之武博學能文
慎靜有守可備臺閣任使滯於筦庫衆論惜之其人
年四十以上伏望　聖慈特賜差充諸宮教授或內
外學宮一次漸加試用必有可現取進止

薦張康國劄子

臣伏見左宣德郎張康国敏而好學文雅有餘自登
科第兩蒙堂除考職今授知鄭州新鄭縣事以父守

官東南別無兼侍雖滔近邑又已見闕而於私不便
恐不能赴宦臣窃惟朝廷方長育人才如康国者所宜
收采伏望 聖慈特賜差充内外孝官一任取進止

荐王周道劉子二十九日

臣伏見翰林醫學王周道博通方術用藥精審伏望
朝廷特賜差充太醫局丞一次俾領教進必有補於
醫事取進止

進郊祀慶成詩狀 詩附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南郊大礼慶成文學之臣歌
頌盛德臣不揆荒陋作古詩一章并序謹繕寫隨
狀上進雖不足形容天地之美亦臣子各言尔志之
義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郊祀慶成詩 并序

臣伏覩 皇帝陛下以冬日至郊見天地臣幸得待
罪從官在侍祠之列進俎授瑕拜官承事恭陪大礼
迄于慶成目覩嘉應昔所未有欢抃踴躍倍万於常
今茲群公卿士皆作詩頌鼓舞聖德而臣執帷(經)惟惟愕
其戢在以先王訓典敷陳功戒以補万一其敢無辞
昔周之成王郊祀天地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宥(命)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

之此告神之詩不敢忘戒也群臣進戒成王其詩曰
敬之敬之天唯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此頌君之詩亦不敢忘戒也君不忘
戒以告于神臣不忘戒以告于君此所以能永保天
命也恭唯　祖宗光有天下百三十餘年　陛下纂
修承統聖統躬勤典孝實賴　文母保佑扶持于今
八年海內晏寧再祀明堂肇禋南郊神祇頒饗受祉
萬億此乃持盈守成之初居安慮危之際也臣是以
敢緣周頌之義作為四言詩一章凡百四十句直叙
事實不為侈辭具述　陛下祗事天地嚴奉宗廟精一
之意傳示中外顯揚美盛因以劝戒其詩曰
皇帝嗣位照臨四極恭己八年日慎一日唯我　文
母振古光越登茲太平誕保元辟再饗合宮無文咸
秩未見於郊　帝心若惕詢謀卿士作龜告吉祗率
舊章無敢有易乃動大輅龍旂黻戟国容煌煌軍容
赫赫謁款真宮明蓐蠲潔乃入太廟用事八室神門
降乘斋殿祗栗曾孫孝思夙雲慘戚省牲之夕陰翳
霏雪日入而霽乾坤開闢　列聖在天精誠合莫升
自阼階如見容色樂作九奏祖考咸格厥明禮成復
步而出斋于惟宮百礼既飭輦及內壝卻蓋而入乃

命百官勿迴班列一意尊神庶幾有懌圓壇中天徹
茵登級〻仗並位　太祖東席蒼璧黃琮陶匏藁秸
升烟飈空休氣四塞六合清晏冬迴溫律上神來下
飈駕欵愆柔祇頒饗万靈咸集登歌再成太史祝冊
凡此犧牲天民之力凡此粢盛天民之穡天實子民來
歆子食帝厚其子其有弗咎福祿穰〻既委既積乃
整法駕迴御丹闕大賚萬方恩施草木釋除逋負瑕
垢蕩滌日月所照莫不被澤東夷南蠻西戎北貊服
我聲教來覲來覿　皇帝陛下惟天是則昆虫不傷
況乃含識黃髮之叟欣呼阡陌曰似　仁祖堯舜之
質　皇帝大孝溫恭朝夕師法　文母至公唯一子
子孫〻永奉成式天錫　皇帝壽考万億　皇帝体
道垂拱淵默不言而化萬物自得　皇帝秉心清明
正直訓于有位無敢頗僻天錫　皇帝多士孔碩
皇帝聖學若稽古昔商宗寅畏周文翼〻曰予一人
實惧勿克天人之際不遠咫尺毋曰在上視予動息
毋曰蓋高聽予于側天命不當惟敬勿失　祖宗艱
難惟慎毋忽危生于安禍兆于福如執大器傾于滿
溢兢〻唯畏涉水將釋天錫　皇帝一謙四益高明
博厚日新其德從臣祖禹古訓是戢稽首陳戒唯監

無逸

迩英留對劄子十二月三日

臣伏覩　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荅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欢呼洋溢皆云　陛下克類　仁宗臣覩天意人心如此实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斉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斉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荅天休重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斉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　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斉益思戒慎唯勤脩德修德之实惟法　祖宗恭唯　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　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　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　仁宗聖政得数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观成憲皆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荐陳祥道仪礼解劄子九日

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為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為書其文雖讀其義雖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為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礼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礼圖一百五十卷已蒙朝廷藏之祕閣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礼奏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礼圖並付太常以備礼官討論必有補于制作取進止

進仁皇訓典劄子八年正月十九日

臣昨具劄子乞撰集 仁宗聖教面奉 聖旨令進入臣已編録成書名曰 仁皇訓典凡六卷并目録一卷繕寫為七冊謹具進呈伏惟清閒之燕特賜省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乞賜故修書官資治通鑑劄子 二十一日

臣先與故祕書丞刘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在職十餘年臣昨受詔校定板本奏御須行校對官皆蒙賜書恕有子前池州華容縣尉義仲見丁母憂有書與臣以不被賜為其先人之辱欲臣奏請義不同抑臣檢會故中書舍人刘攽及恕皆自 英宗朝開置書局即預編修不幸亡歿不及受賜伏望 聖慈特降

指揮下国子監印造資治通鑑并目録考異二部賜
其家子孫則澤及淵泉存殁榮感他人亦雖以援例
取進止

荐榮輯劄子

臣伏見左宣德郎榮輯强学力文履行純茂耆望之
美士夫所推自登科以来両蒙朝廷選充西京穎昌
李官元祐四年吏部侍郎傅堯俞銓量堪任文館之
士五人輯為之首伏望　聖慈特差充太學教官一
次以待館閣之選質於公論必謂得人取進止

荐常安民劄子　二十九日

臣伏見左朝奉郎致仕常安民前任開封府推官以
母喪去職因求葬地往来道路忽得危疾家人憂惶
即乞致仕安民文學政事精敏過人揉履端方首公
盡瘁已經朝廷擢任太常礼官宗正寺丞及左開封
皆有已試之效不幸丁憂暴疾壯年納禄尋得平復
今已服除臣竊惜其人才可備侍從之選伏望　聖
慈特落安民致仕还其舊職稽之公論必以為允取
進止

畏天劄子　三月十三日

臣前上　仁皇訓典顧　陛下法則　仁宗宜以至

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解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
畏天者莫如　仁宗故願　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
聖人之事天也非在于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
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于祭則降福之
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
昔堯授舜：授禹皆曰天之曆數在尔躬夫帝王之
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
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
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正乾之
四德君子行仁義礼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德曰位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礼
故奉之以五礼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
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
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以非其人
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
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
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
學以奉天乎湯誥曰尔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
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
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于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

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唯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唯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戚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是也

恭唯 仁宗深体此意是以能誠于事天誠于畏天

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来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向佑 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来暴風雨雪寒氣過甚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犹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游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变敬天威怒也惟 陛下戒之

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銷大異於未然
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取進止

進紀草劄子 二十日

臣伏見 仁宗時蔡襄上 真宗所製奉神述模本
仁宗拱立命襄進讀 神宗御資政殿史臣進 仁
宗 英宗紀草 神宗立听顧問至讀畢徹樂史臣
將降階始坐此皆 祖宗孝德嚴敬奉先之大礼也
臣本院近奉 聖旨二十二日進呈 神宗紀草伏
緣其日係大宴前一日御集英殿獨看恭惟 陛下
方覽 先帝史册而閱史既畢即覩百戲理似未安
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罷二十二日獨看以罷示
陛下聖孝欽崇 神考大典專一之意取進止

舉學官狀 四月

臣伏見左奉議郎李晰奉寧軍節度推官孫勰咸平
縣主簿晁將之皆有文李履行詞章富贍為士人所
推伏望 聖慈特差充內外李官一任以助長育人
才取進止

救疾疫劄子 五月五日

臣竊聞京城逐廂散藥所差使臣止是監醫生給散
小民既不知藥所主療亦不看診是何疾病者妄

請醫者盲散故飲藥者多死今疾疫方起又重為藥
所誤實可憫傷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太醫局從
上差撥李生以代醫生令依先降朝旨分定地分委
使臣同李生日給食錢二百文仍於步軍司或馬鋪
權差借官馬各一匹乘騎免令冒暑奔走困乏實得
看醫用藥則救活必衆不誤人命以副　二聖惻隱
恤民之意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太醫局李生係已試中之人久經
治病其醫生是初入學之人未曾試中今乞權
暫差撥李生仍與理為差遣一次所貴各肯盡
心及闕令所差醫生既無乘騎隨逐使臣不及
所以力不能看診須与給借人馬乃可責其治
療又緣京師人民至衆欲乞多差李生數人或
更添差使臣管句並乞朝廷詳酌揮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奏議

乞免節讀漢唐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 講官全八

臣等近奉 聖旨令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内可以進讀事迹鈔節繕成卷帙過讀日進呈敷演已具劄子奏見欲鈔節繕寫候成卷帙即具進讀臣等竊以經筵故事讀官講經讀史 仁宗時詔丁度等讀過前後漢書令撰序賜名前史精要止是讀官戒事令臣等分講礼記讀官分讀 兩朝宝訓若令講讀官同進讀漢唐史書即事講官兼讀官之戒名分不正

恐非經筵分置講讀官之意也伏乞特降指揮專令

荐張雲卿劄子

臣伏見前陳州州学教授張雲卿李文優行称于鄉党為西都士人領袖家貧四壁志操益堅晚得李官專意戒業安恬靜默不求人知年踰六十終老未遍朝所宜收采以劝多士伏望　聖慈特差太官學官或三京教授一任取進止

辞押賜劄子六月

臣今月十三日準　勅徐王六月二十九日生日礼物等差臣押賜者臣先於元祐三年任修實録檢討官著作郎蒙侍講日已蒙差押宗晟礼物一次今兹重煩　勅命实取不皇臣伏見梁燾任中丞日曾辞押賜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許臣依近例辞免改差未經押賜之人臣無任惶惧隕越之至取進止

荐龔史尚頴劄子七月十三日

臣伏見左宣德郎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龔史蚤登高第節操方正新授陳留縣丞尚頴強李力文優行修飭皆宜寘之李校伏望　聖慈特差充内外李官一次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荐馮山張奉劄子八月十五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為祕書丞通判梓
州御史中丞鄧綰奉充臺官山自以素与鄧綰迹疎
及不諳知朝廷事体乞免赴闕辞順義正不為激許
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連任鄉便二十餘年不到京
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　先帝実録見有辞奏而
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称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
六十三丁母憂除服當赴闕朝参　臣又伏見前睦州
青溪縣尉張奉自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
出官既終养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論荐除頻
州教授亦辞不赴臣於去年四月具劄子奏奉未蒙
施行奉有節行文李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為
世用二人者皆可為朝廷惜也伏望　聖慈並加不
次進擢寘之清要以厚風俗必有所補取進止

荐曾孝純文居中劄子

右臣先於元祐五年十月劄子奏伏見奉議郎曾孝
純故太傅公亮之子出官以来並不磨勘自丁父憂
服除即乞尋醫　先帝特賜孝純進士出身辞不受
又除太常丞亦不就乞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或
未蒙施行臣竊以公亮定策勲亞韓琦歷相　三朝
配享　英廟所宜甄録子孫紹續門户孝純不磨勘

已二十餘年尋醫已十餘年尤當旌顯臣又伏見太
官令　太師彥博之子資性端絜行如寒素昨任
太常寺奉礼郎以避親嫌改太官令稍為下迁居中
不以進退累心恬然安戢方朝廷推廣至公求賢不
間遠迩況可用之才出於公相之門此尤不可遺也
伏望　聖慈並特賜擢用取進止

聽政劄子九月十五日同蘇軾上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　大行太皇太后登遐　陛下
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將總攬庶
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听拭目而視此乃宋
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
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
或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　陛下宜先誠意正
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
之望此在　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顧　陛下
循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
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樂以致太平其功
德至隆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賜魯以天
天子礼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

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
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
礼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
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礼
而況　太皇太后　英宗之配　神宗之母　陛下
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
陛下之恩与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然則今
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　太皇太后之德也自　仁
宗以来　三后臨朝皆有大功　章献明肅之於
仁宗　慈聖光献之於　英宗　陛下也元豐之末
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　陛下年始十歲　太皇
太后内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　陛下之有
天下乃得之於　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詔令所下
百姓無不欢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　太皇
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
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沒然
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除王德入進退羣
臣少從天下人望不以已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
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
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

哉凡皆為　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佑
保　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　陛下享其安逸
昔　章獻明肅時親党多僥倖濫恩　仁宗既親万
机不免鼇草章故小人不能無怨今　太皇太后自臨
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
可無絶綱紀故身當其怨而使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
陛下　如欲報　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
謹守之　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
安靜無事　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
惟　太皇太后之政事乃　仁宗之政事也然而
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如比而
有惟　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
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
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
少矣今政少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
帝之政逐　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　陛下不可
不察也當　陛下嗣位之初　太皇太后同听政中
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　太皇
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
之称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

人心下仰有脫文

有罪當逐　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
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
衆庶所欲同去者也　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
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
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听者
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
無事矣　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
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礼小有不至此於　太皇
太后聖德無損而　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
心　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欣
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
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罷能輔佐　陛下与
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
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　太皇太后
天地之於　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
慕無窮　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
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心乎人心離于下則天
變見於上　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
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人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
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　先帝之事

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呈其恨者久矣今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業間
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壞）
今又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
臣等恭聞　陛下自　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
右躬親藥膳夜一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
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礼務從至隆（推）
不（下）不（詔）諂發揚　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
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
以小人衆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
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
於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
國愛君之至惟　陛下（深留思）溜聖恩取進止

貼黃臣等伏見　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張
唐英者上慎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濮）近臣中
唯司馬光先言之其後建議者上悞　英宗追
尊濮廟奉朝皆以為不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
已及　神宗即位深悔　英宗不從衆言遂擢
張唐英為御史而司馬光大被信任今小大
進言臣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預言者亦

慮朝廷既有其端則忠正之士必爭論不已不
唯上撓聖懷亦使天下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
不復收 陛下他日追悔無及臣等憂懼危懷懷
實在於此惟 陛下深察

第二劄子

臣竊惟 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
為子孫立萬世之基 太宗平一海內守之以文由
真宗至于 神宗皆致太平海內宴安百三十有四
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
起於細微身曆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
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生生於深宮不歷
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
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难蓋能危亡
必起于治安禍乱必生於逸豫也今 陛下承六
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不
可須臾而忘百官者 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
庫者 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
聖心一言一動如 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
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

先帝棄天下　陛下嗣位幸賴　先太皇太后以
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以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
丹王亦与其宰相議曰　南朝專行　仁宗皇帝政
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　陛下
現戎狄之情如此則國人心可知也　先太皇太后
日夜苦心勞力以為　陛下立大平之基九年之間
安靜無事已有成效　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
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　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
改為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
守　祖宗法度　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邇察納謏
言則羣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
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
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
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山岳不能見
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
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
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虛一也
陛下何不觀　先帝太皇太后自英　英宗　神宗
時不出房闈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致上

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
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
專於動故不便於靜唯欲人君多所作為邪朝廷多
所變動則以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靜上下
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　陛下既親萬机小
人心必欲有所動搖而為懷利者亦皆覬望臣願
陛下上念　祖宗之艱難　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
心疾首以所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
如金石重如山岳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聖
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覬望者亦皆革心
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
陛下如以臣言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
意所向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以侍
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言邪說惑誤天听故
近与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　陛下圣孝稽古不
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　仁宗法則　太皇使
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
也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

議謚狀　十月十日

右臣伏聞　大行　太皇太后擬謚曰宣仁聖烈臣恭

以　先太皇太后極功全德保佑皇家光越前人冠
映千古雖究盡謚法不足以形容盛美上副　陛下
孝思欲報罔極之意臣竊怀愚見不敢不言謹按謚
法聰明睿智曰獻若以獻字易烈字則功烈可從而
知　又　明肅太后上二字曰章獻　慈聖太后下二
字曰光獻今謚　先太皇太后下二字若曰聖獻則
於稱號尤美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詳酌以慰荅神
人之望謹録奏聞

旌孝劉子　十四日

臣先修　神宗皇帝實録伏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
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
日三時號慕肘行膝步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徘
徊於上明年有一狸馴墳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
當午培墳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过霖雨方負
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烏一目如丹至漸哭常悲鳴
向漸夜有二狐狸呼繞如巡警之狀久之有鳥群集
內一白烏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後又有五色雀万
餘隨漸行哭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號動涕淚如
兩日唯食脫粟飯不鹽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爛碎鬚
髮亦皆斷乱見者為之惻楚所居隣人勾氏之子自

娶妻即棄其親不養覩漸至行因夫婦感慟即日迎
其親还舍朝夕侍奉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
變其里俗乞旌賞之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
資州會問支漸事迹恐有未盡及要見本人存亡據
資州今年七月回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問漸見年
八十與妻阿王同歲夫妻各無疾恙漸自培墳三年
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內白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
已落復生今身体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支漸
以匹夫行孝能感天佑助報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
朝廷理宜奬劝伏況 先帝已賜粟帛付之史官今
漸八十尚存伏望 聖慈特授漸一長史助教或更
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于孝治之
化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十一月十一日

臣伏見左奉議郎石景略左宣德郎李瑺新知夔州
奉節縣事楊彭皆有文學履行為士大夫所称伏望
聖慈特差充內外學官一次以待任使取進止

論台內臣劄子

臣近聞 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
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

民庶無不籍〻私議深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
固執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
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
無綱紀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為損不細何者　陛下
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大傾耳屬目未嘗聞行
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　陛
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雖家至戶說無以
自解臣竊為　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更加審慮特
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取進止

太史范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奏議

論邪正劄子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呈奉　旨留中

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
天不足畏衆不足從　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
異不恤衆言悉變更　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悞
先帝勳旧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維引去又啓
導　先帝用兵開边結怨夷狄至熙寧七八年間天
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　先帝聖明竟悟再罷安石
而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
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
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
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　先帝悔悼親輔諭臣曰
安南西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鈇治之法於
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
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帝易於西川刘定教保
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
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　陛下與　先太皇
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旧政天下之民如解
倒垂九年之中四海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
戎狄無不咸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
事變妄意　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
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悞　陛下次以傾害善人
下以賀持群臣萬一　陛下過听而小人復用豈唯
正人不敢立朝廷恐　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
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
不避萬死為　陛下明言之伏望　陛下常以社稷
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

遂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枕矣取進止

論宦官劄子 同上

臣聞書曰興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其及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刘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復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嬗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党獄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离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父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林甫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出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迁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

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
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
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
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
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
恭自称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
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
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观
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
肌刻骨之戒哉　太宗時王継恩有平蜀之功中書
欲除宣徽使　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
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継恩有大功非
此不足為賞　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别立宣
政使之日以使継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継恩
功大賞薄　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
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
英宗服藥任守忠往来交構兩宮致　慈聖太后與
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党
然後　慈聖　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
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

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熙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摧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　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遣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傳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陛下與　太皇太后同听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　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柰何先自坏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脩德政使過于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裹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　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有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至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良士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　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

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　陛下
復近小人蓋以此也　陛下誠能听臣之言悉追罷
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
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
解衆庶之惑洗　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
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
臣不能爭執陷　陛下于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
中人莫敢一言但恐　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
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　陛
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
數進苦切之言　陛下每留廳听以臣愚直見知臣
亦不量微力窃以献納自任今茲事體寔繫朝政污隆
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
死而献其忠唯　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曹誦劄子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
日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樞密有發兵之權而
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揔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
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

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
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
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
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
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
無勲勞止緣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　神
宗時曾侑雖為中書舍封辟王止奉朝請而已今
陛下初听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
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国家事
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
言之于著不若言之于微伏以　先太皇太后九年
之中內外無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　陛下總
攬庶政四海方厲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
指某事不善曰此　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　陛下
有之思某事善曰此　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　陛
下無之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伏望　聖慈特降指
揮改正庶不違　祖宗故事取進止

辭閏筆劉子十二月十五日

臣先奉　敕撰故魏王墓誌已具進呈今月十四日懷
州防禦使孝詔與臣書送潤筆銀二百兩絹三百匹

臣誤膺詔委撰述誌銘翰墨微勤乃其職業豈可緣
公輒受饋遺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孝詔寢罷臣
無任懇切之至取進止

論宣押知舉官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差知貢舉官常以晝日入省近歲
每宣召知舉官至閤門須等候其餘官作一番押入
或已昏晚則受勑於宮城門外往〻夜深方入試
院元豐八年孫覺同知舉臣為點檢官親見覺宿於
東華門外衙士榻上天將曉方隅門受勑而去臣
竊唯朝廷差侍從近臣兩省以上官知貢舉及同知
舉委以進退天下多士其體不輕而近世陵遲至此
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國光華也臣欲乞自今宣知
貢舉官到閤門三人已上令便受勑先次差內臣
一人押入乞下礼部施行取進止

論點檢試卷官劄子

臣竊見禮部貢舉差點檢試卷官二十人自來久例
點檢官先考校書鑿等第送知舉官然後知舉官再
考定去留高下點檢官自入試院未謄錄到卷子以
前及將卷子送知舉官以後別無職事止是中間考
校及候知舉官考畢然後分定合格卷子點檢雜犯

故前後空閒之日常多考試點檢之日常少而知舉官以夜繼晝力猶不給臣愚欲乞將點檢官二十人分屬知舉官每員各得屬官五人使之相通考校去留高下可以共議如此則不獨任一人之見又得稍均勞逸必更精審乞下礼部相度施行取進止

乞試院差官治雜事劄子

臣竊見祖宗時知貢舉官止以出題較藝為職專意掄選天下之士間得奇偉絕異之才由其用心精一也承平日久舉以寖多比歲以來法令益密知舉官受接詞狀兼治雜事日力常苦不給為之者無不告勞非復如曩時之優裕也夫承平之世政事所宜從容況選賢取士朝廷必慎擇其人付以文柄今乃疲弊於吏事如此恐非設貢舉之意也臣愚欲乞每遇貢舉別差禮部郎官一專專治雜事凡詞狀之類委知舉官判送檢法施行庶使知舉官專意於考校以副 陛下求賢之意取進止

上殿論試院事劄子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三知舉院對垂拱殿

臣等伏覩省試舉人尚書禮部貢舉一按文書吏人並隨過貢院知舉官所治乃是禮部侍郎官之職事務繁冗有妨考校臣等欲乞今後省試差禮部郎官

一員專治雜務令知舉官得專意考校又考試刑法
舉人準例差官十四人員數過多亦妨本寺治事臣
等詢問可以減半據今舉就試人數只合差官七人
欲乞今後減半差官若就試人增減數多即所差官
亦隨數增減其專治牒親戚官止令考試刑法官一
員兼領並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畏天劄子同日留對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鉤者駭懼以為數
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
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
君之明則謫見于天日為之食　陛下初御前殿听
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
於此矣　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荅天戒深思變異
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
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
德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為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
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　陛下聖慮
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
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
臣不勝竊恒憂国之至取進止

恤民劄子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惻怛愛民出於誠心一有災傷則遣使振救倉廩府庫無所愛惜十年之間凡兩出內庫錢十萬緡以賜京師寒凍之民　祖宗之時唯是蠲放火欠負未聞賜錢如此之多　陛下德澤深厚乃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也然而天災流行民食猶難臣訪聞河北諸郡聚飢民所在以數萬若今歲夏秋更一不熟不知國力何以繼之臣願　陛下更與執政大臣圖救民之術朝廷政事宜務安靜無所作為專听于民左右從之未有民安而國不安民和而天不應者也　陛下養民如子視民如傷今民方飢困尤當以安之為急唯　陛下深留聖恩以固邦本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講讀官劄子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　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宦荐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听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　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

王存

蘇軾

趙彥若

鄭雍

講官

程頤

孔武仲

呂希哲

呂大臨

吳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　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　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夙望愈高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充衆論程頤本末臣別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　仁宗時賈

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
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
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
勸讀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
稱荐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　陛下
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
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
故不敢言　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以乞外任
故不自疑望　陛下記其姓名以備它日選用吳師
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于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為
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
仁更乞采於衆論臣誠狂愚唯　陛下裁赦無任震
懼之至取進止

二

臣伏見元祐之初　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　真
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
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
隱者知其必不廢也　陛下用頤實為希閎之美事
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

知司馬光呂公著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寔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毀也　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朝辭論卹刑劄子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垂拱殿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寛刑期于無刑蓋非得已国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于民率用中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 陛下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從寛臣願 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 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听 陛下為民父母海内皆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唯 陛下聖意專主於寛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幄無所裨補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 陛下施陰德益廣福祚結人心者莫先于此故不敢不言伏望 陛下深留聖心天下幸甚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進故事

唐太宗幸洛陽宮苑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夏桀商紂為也戒也其臣危亡之言不絕於口其君危亡之言不絕于耳故天下國家可得而安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親至其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

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〻栗〻夙興夜
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
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
一人
臣祖禹曰謹案大戴禮保傅傳曰昔者周成王
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保〻其身體傅〻其德義師之導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
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遠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
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
正事聞正言行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
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
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
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于學〻禮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
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

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〻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国老親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肄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為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懼(慎)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〻者導天子以道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断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〻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〻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文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〻者丞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則四聖継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商周之前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不知国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

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民不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于百官不表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彊于行賜與侈于左右近臣吝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己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糅不以章忿怒悅喜不以義賜與奪讓賞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所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而彊飢而惏自取玩好自執器皿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昭帝先通保傅傳謂此書也

唐太宗縱死囚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詣
朝堂上皆赦之
臣祖禹以為太宗縱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
由至仁愛人至誠感物之所致也書曰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
為上謂張說曰鄙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
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
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
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
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史矣顧謂寇泚曰此亦
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謂譽於左右也
自舉酒賜之
臣祖禹曰為漢武帝好用慘酷之吏故董仲舒
以守令未得人為言夫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
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
害欲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為
急也唐明皇東封過諸州而懷魏濟宋皆有良
守亦足見其時州郡多得人矣豈非姚崇宋璟
為相之效乎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樓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賜坐於御榻之側慰撫良久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　上觀京師（城）繁盛親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為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優柔無斷稔成奸慝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泊）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洪肇輩互相猜貳李崧之族枉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倉惶殆無生意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　陛下恭勤治道聽政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　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安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灯酒行上顧左右曰朕非欲獨為游觀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漢制立春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唐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開元二年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妓女置宜

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庭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
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逸端士尚樸素深以
悅鄭聲好游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
之

臣祖禹曰昔紂作靡靡之樂北里之舞以亡其
國明皇即位之初留意聲樂故其末年耽樂奢
侈以致大亂幾亡天下人君所好可不慎哉夫
太常掌天地人之樂禮郊廟之樂舜命伯夷典
禮夔典樂之職也以明皇之好音猶不使雅俗
相雜 國朝祖宗以來教坊宴樂隸宣徽院自
宣徽院廢乃屬太常以鄭衛之樂瀆典禮之司
此有司官制之失也

漢高祖七年丞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
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
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

臣祖禹曰禹卑宮室孔子美之曰吾無間然矣
周宣王初即位更為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
之功詩人歌之蕭何不能以道佐漢祖乃襲亡

秦之奢侈創業之君一言一動子孫視傚此乃
武帝千門萬戶所以興也臣恭聞　太祖皇帝
詔宮殿之制准得赤白　累聖遵守不敢有加
儉德之美過于漢唐遠矣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漢文德皇后
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魏證每庭辱我后退具朝
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后曰妾聞主明
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乃悅
臣祖禹曰詩人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国
家將興必有淑哲之配儆戒以成君子之德若
長孫皇后感悟太宗其可謂賢矣
後漢建武初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二臣不忠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
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唐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
證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
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慶善樂者文德之舞
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常以夜出自稱平陽
侯且明入南山下射虎豕狐兎馳騖禾稼之地民皆

號呼罵詈鄠社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止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覩上狀貌而異之（姬威遇反毋也）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听姬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敎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臣祖禹曰　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迎英閣讀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　仁宗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侍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　仁宗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武帝以天子之尊而好狂夫之游困於逆旅几至為殆考其行事足為永戒　仁宗皇帝特裳德音所以垂訓萬世也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臂臑肱骨也臑音奴到反）明皇頗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漫汚在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而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敎太子愛惜福祿不棄一餅可

謂知稼穡之艱難矣然于其身窮極奢侈用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于子而闇于己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若善心生則寡于利欲寡于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和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臣祖禹曰謹按禮記樂記祭義皆載此語司馬遷取之以為樂書蓋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于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

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国之說
也此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
敢献之

唐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
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路載樂往来
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御盃上壽又
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禄山見而悅之後禄山反
既克長安命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
洛陽

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
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
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
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冨貴皆不我如欲
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
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
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
之招也

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
家怒相減兩国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

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臣祖禹曰彊埸之事常起于細微故而女子爭桑而吳楚相攻由漢以來守邊之吏或忿爭細故或徼幸功賞以怒鄰敵至兵連禍結而國家受其敗人君不知者多矣可不戒哉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隗奔西城邊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虎牙大將軍蓋延達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二兵亦叛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車駕還宮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為白

臣祖禹曰漢光武以兵定天下中興漢室是時隗囂據隴公孫述據蜀未得息師光武厭苦軍事雖謀臣猛將衆多猶曰每一發兵頭鬢為白其憂畏如此蓋深知百姓疾苦懲用兵之為天下害也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春郎顗上書其四事曰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蓐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倉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畜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鳩燒豭豬尾于黑北門及市中以祈為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兩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特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纖介牢獄充盈

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比顯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于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夏夏大旱秋鮮

早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

臣禹祖曰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故漢世儒者各以所學推言災異其言多驗臣恭聞　仁宗皇帝最深洪範之學每有災異恐懼脩省必求其端近世學者廢而不習人君奉順天道不可不留意也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三代之禮乙春朝乙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遥反春秋入學生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蓍亦樂語名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遠音於萬反長音竹兩反趙中肆夏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脩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臣祖禹曰賈誼之學本于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鼂錯之學本于刑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故下以誠應之秦漢之君以術數治故下以詐應之人主臨制群臣聽言受事錯皆以為術數而不知聖人之道無二唯一以至誠而已唐太宗猶恥以權數接臣下而況於三代之王乎

臣祖禹曰自唐天寶之亂兵革不息訖于五代後周顯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為八九生民糜于兵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強中国雖綱紀稍振而大功未成太祖受命削平僭亂然後海内為一蓋天將啓太平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寔為有宋開創之基也觀周顯德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年年中外宴安自三代以來未之未有也可不兢兢以守之哉

臣祖禹曰古者致治之世麟鳳在郊藪龜龍游宮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文王之興鸑鷟鳴于岐山聖人在上則四靈為畜所以謂之也瑞也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以為麟武帝博謀群臣而終軍上對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帝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有淮南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武帝方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命衛青霍去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為寇於是天下騷然倉庫空虛貧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幣以奪商賈之利取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勝數於是酷吏用事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鑪炭之上然則何以致天地之和氣麟曷為出哉昔魯哀公四十年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也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而有司謂之麟終軍因勸以改元封禪甚矣群臣之諛也後世言帝王窮兵黷武嚴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漢武蓋以始皇無道而武帝亦近似之矣其行

事豈獨武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群臣豈不然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第二十八

翰林詞章

賜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乞郡不允詔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省所劄子奏近者四次上章乞除一郡至今未蒙指揮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鄉文學為時宗工名譽為國重器剛直之節足以消沮羣邪仁勇之謀足以折衝萬里召自藩守入長禁塗譬如猛虎之處山林群麟之在郊藪豈惟獻納之益實有崇懷之先而書筵未開坐席不煖奏封屢上引疾力辭中外所覩進退

豈易且用賢則如轉石非朕所聞玉音而有遐心亦
卿之戒姑安厥位深体至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依前太子
太保致仕張方平辭免恩命不許詔二十四日
卿逮事　仁宗叅服近察祓遇　先朝進司大政眷
惟舊德允謝塵紛加徽省之隆名示里居之優寵矧
安車就第常叅置使之華令行馬在門尚有乞言之
禮茲為懋典毋或遇辭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朕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尚齒之風達于天下尊賢
之礼簡在王庭以卿忘正服勞耄期称道眷言夢寐
想見儀刑領使内徽惟卿舊秩魯侯多祉以介於壽
臧考久益恭尚勤於循走勉服休命毋為固辭所請
宜不允
西嶽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二十九日
伏以自陜以西失時不雨早苗將槁粒食且艱惟神嶽
之配天主油雲之降澤載馳使傳申飭祠宮祇荐精
誠仰祇休應俾三農之望歲無爽於西成庶八蜡之
記方益歛於明祀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口宣

卿參陪机政出守侑藩時屬商秋宜綏吉履特加問
賚以示眷怀今差入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張禎傳
宣撫問兼賜卿茶一銀合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察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勑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節紀
誕辰慶均率二集真乘之妙教演寶梵之洪音式將
臣子之誠同罄人天之祝眷惟忠恪良用歎嘉

賜太師文彦博辭免温溪心馬不允詔答

省所奏伏蒙詔書温溪心欲以馬一匹送與卿已敕
邊吏荅賜所直其馬今以賜臣恐有異故常特啓新
例伏望特寢已行之命事具悉種羌献誠屬我大老
雖異康侯蕃庶晝日三接以彰裴度勲德名聞四夷
兹豈故常奚煩謙避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吕大防辭免弟大臨除秘書省正
字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伏覩敕命除弟大臨充秘書省正字第
已兩次辭免未蒙開允緣臣冒居重位遠方傳聞必
以臣私於其親不能爲國求士伏望特許辭免事具
悉古人之賢相簡拔人才内不避親外不怨心若權
衡之設物無輕重之私此朕所望於卿宜自任以

此大行臨李之美士夫所称進戒書林非緣親授勿
為嫌避宜体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樞密直李士提奉萬壽观趙彥若
辞免乞齊州一任不允詔七日
卿再世淳德一時名臣以學行侍經帷以文章登翰
苑比覽奏封之引咎聊從易地以示恩尚不遑家力
祈外補免冠席藁知卿省過之深加膝隆渥非朕遇
臣之意往服成命毋為固辞所清宜不允
賜交阯南平王李乾德敕書
敕南平王乾德省所差人進奉馴象五頭象鉤五柄
裝象銅鐸連鉄索五副朱裝纏象藤五副事具悉卿
世奉声教鎮守封隅遠自海邦来修貢戒載惟忠恪
良用歎嘉今特賜卿国信物等交付差來使副李延
恩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外任臣僚進奉坤成節馬詔敕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誕弥紀節萬国傾
心方貢在庭諸閑收駿眷言恭恪良用歎嘉
召翰林李士范百禄入院口宣
卿李問淵博文章粹純訪對西清復竚謀猷之益延
登中禁還追典誥之風宜服寵嘉以副眷遇今差恃

詔秦訓就第召卿入院充學士想知悉

賜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百録辭免恩

命不許詔

卿以李行陪經席以文章登禁林京邑劇繁已聞治

效承明嚴近方竚嘉謀再入之榮公議惟允率由舊

服奚以為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卿在 英祖之時以直言奉大對當 神考之世以

正論居諫垣逮朕纂承參華侍從進陪經席入直禁

林眷言浩穰之劳方竚論思之益祇率舊戒毋為過

辭所請宜不允

賜寶文閣直學士新除權知開封府李彥

純辭免不允詔

卿出守全蜀有中和宣布之風入貳冢卿有銓綜公

平之美眷言郡國之首實難尹正之才特輟老成庶從

民奢往欽厥戒毋費于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天章閣待制守吏部侍郎趙君錫

辭免不允詔

卿有類封人之純孝可移於君以正考父之滋恭不

懈于位御史執法天官亞卿圖任實均服冕惟舊仍

薦華於延閣尚虛竚於嘉謀其往欽承毋為固避所
所請宜不允
就譯賜交州進奉人使朝辭御筵口宣十日
汝等來貢闕庭言歸藩服特錫賓筵之餞載嘉王事
之勤示我惠慈慰尔行役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
奉官李稷臣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夏国主生日礼物詔
詔夏国主世修藩職聿來贊幣之儀日紀誕生乃眷
忠誠之美爰加慶賜用示渥恩益介壽康永綏福祉
今差供備庫副使安俞賜生日礼物具如别録至可
領也
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
詔夏国主眷彼西土世為外臣述戒以時旅庭有實
方屬戒寒之候爰頒旌礼之衣宜服寵嘉益懷忠恪
今差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劉程賜中冬時服具如别
録至可領也
賜同樞密院事韓忠彦生日詔十二日
惟乃顯考功格皇天篤生良臣翊我樞近用錫祉福
以昭寵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别録至可
領也

醴泉观感通等殿疎漏飜修奏告青詞十七日

伏以瑶闕琳宮奉威神之来下震風凌雨宜棟雨之
載嚴有司庀工揆日祗事敢伸昭告庶妥明靈

賜新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辞免賜
銀不允詔二十日

省所劄子奏辞免撰及書上清儲祥宮碑賜銀一千
兩不敢祗受事具悉作宮于東降監堅在下克成先
帝之事奉荅皇天之休宜德宗工發揚鳴烈非卿文
翰莫造精微過魏證之九成兼世南之五絶勒之金
石炳若日星爰有匪頒用昭眷奬義所當受礼無費
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試御史中丞鄭雍辞免不
允詔

朝有正色之士則精神足以折衝国有司直之臣則
謇說不能殄行風憲之長綱紀所持少得清忠乃称
骨鯁卿自居諫省即以直聞令求其人莫若考实断
自朕志無以易卿表正郎司公論所屬勉思報称無
或過辞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再辞免恩命不許詔

昔元老壯猷遂興周室四臣為輔实定漢邦卿望重

累朝名高四海雖君子成之在得而盛王未遺年宜
親輔臣之崇仍兼帝傅之重豈特鄉閭之寵乃惟邦
国之光其勉欽承毋煩固避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祖宗之臣遺我後嗣朕宅丕后圖任舊人顧瞻在庭
罔或耆壽詢謀黄髮尚有望爲養栢栢崇於辟雍雖存
其礼延管寧於東序莫致其人加使徼猷視儀近輔
矧由舊服命足多辞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国公偲生日礼
物口宣

卿常棣聯華孟侯啓国當仲秋之令序紀弥月之嘉
辰宜有匪頒用綏福祉

西嶽開啓謝兩道場青詞

伏以千里亢陽三農失望是用精意祈于有神山川
出雲休應如荅槁苗復起比屋咸蘇祈樂真科用伸
美報仰憑靈貺尚有豐年

又朱表

閔輔之間旱暵爲虐焦勞西顧夙夜不寧神享其誠
天降之澤勃然嘉穀粒此烝民庶修蠲潔之儀上荅
高明之施

閏八月旦日景靈宮起居　宣祖皇帝至
神宗皇帝表
伏以少昊司秋曆官紀閏居王門而告朔瞻原廟以
寧神恭惟　謚號皇帝陟配在天詒謀垂世功光簡
冊如日月之照臨慶佑基圖與乾坤而久大永惟感
慕冒究名言
起居　昭靈皇后至　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曆正仲秋月更閏朔瞻閟宮之有仰俾厚地以
無疆恭惟　謚號皇后德並姜任功高馬鄧流徽音
於億載迓真馭於九霄時律徂遷孝思永結

閏八月旦日諸陵起居　仁宗　英宗
神宗表
伏以秋成萬物閏正四時履霜露而慘悽瞻原陵而
感慕恭惟　謚號皇帝紹天立極流澤庶民藏弓劒
於橋山海衣冠於原廟寤言興念哀結增深
永昭陵起居　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璇璣樞紀候適屬於閏秋園寢寧神載更於月朔
恭惟　謚號皇后登翊二聖覆育羣生功冠古以
無儔神在天而逾遠永言瞻慕彌切悃倧

閏八月望日景靈宮起居　宣祖皇帝至

神宗皇帝表

伏以天序後秋正四時而閏定月行在望想七廟之
神游恭惟　謚號皇帝德厚流光仁深澤遠天開千
歲之統民畏百年之威對越如存孝思罔極

起居　昭憲皇后至　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中秋歲閏瞻斗建於兩辰先寢時思悵月行於
幾望恭惟　謚號皇后道光彤史訓紀東朝覩襚服
以如存仰飈輪之益遠永怀慈範增深誠

就驛賜于開国進奉人進發御筵口宣閏
八月十六日

汝等遠服化風來修貢戢眷言行役及此旋歸宴勞
有加渥恩期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史平一
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充中太一宮使
馮京再上表乞致任不許仍断来章詔

卿昔在先朝再登近弼讜言正論具載冊書久均逸
於侯藩宜協輔於王室豈敢煩以官戢蓋將備於諮
謀德齒天下之遠尊愷悌神明之所勞矧卿年雖耆
艾身則康彊宜体至怀難徇来請所請宜不許仍断來
章

不允詔

股肱舊臣與國同休(休)耆老俊德惟民所瞻尚賴謀猷
俾朝朔望雖奢知止足欲追老氏之訓言而尊禮壽
祺庶及周家之忠厚勉留輔朕毋或憚煩所請宜不
允

賜馮京乞致仕不允詔 十七日

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古之大夫有不得謝
尊賢貴老三代所同惟我 祖宗優礼耆哲著於史
冊前後相望鄉以直道事君乃心王室是以 先帝
召自西蜀入長安近樞逮朕纂承眷求舊德從容經
幄方覿儀刑班于羣公足以重國遽欲引去義所未
安其体至優勉綏厥位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辭免恩命允詔 十八日

省所劄子奏伏奉詔書以臣三上表辭免恩命不允
仍断来章窃以宣徽使為待材用之宅臣既退老多
年今非復任用之人虚受無名伏望特垂降鑒庶於
朝廷大公之体粗有補於渭(涓)埃事具悉朕夙寤思賢
眷求耆德徽猷置使循用舊章卿身退而志愈謙年
高而節弥厲以祁奚請老之久有衛武自儆之防力
抗奏封深陳至意載嘉素守是用曲從足以敦厚邦(邦)

風垂榮史牒益綏壽瑕庸副眷懷所請宜允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守吏部尚書王存赴

闕詔十九日

卿夙陪机政丞轄中臺再易麾符蕃宣近服天官之

長人望所同其趣造朝毋久虛位已除卿守吏部尚

書詔書到日卿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闕

賜馮京再乞致仕不允詔二十日

老成之德重於典刑是以先王尊禮不聽其去卿自

還朝闕綿歷三時耆(俊)後在庭中外所望遽欲謝事人

其謂何卿雖至誠在朕未可休茲諄諭勿復有云所

請宜不允

合祭天地詔

朕聞王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

制宜惟我 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拜事皆考合於

前文唯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礼每以三歲對越二

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 先帝元豐之末講方正

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

菲德嗣守丕基 列聖已行謹當遵奉 先朝未奔

惧不克堪是以昔歲神冬竭誠大祀神祇饗荅 祖

考燕寨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犹欲資度諸儒之論稽
叅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断自朕志協
于僉言祗率舊章永為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
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賜溪峒知龍賜州彭允宗等進奉賀坤成
節溪布勅書

覽所進奉賀坤成節溪布一十五匹事具悉汝世守
遐域心在本朝爰屬壽辰遠修貢䟽永言恭順良用
歎嘉

賜彭允宗等進奉賀端午節溪布敕書

省所進奉賀端午節溪布一十五疋事具悉汝地居
邊陲世服声教時屬盛炎之月遠輸任土之儀言念
忠情不忘嘉奬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大使茶藥詔

卿祗役使華會朝慶節眷言勤瘁特有匪頒宜休渥
恩無憚煩署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
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副使茶藥詔

卿介紹展儀星言在道時方畏暑行靡憚勞併有恩
頒用彰眷遇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

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遠奉隣欢来修慶禮適當炎燠言念勤勞頒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賜尚書左丞梁燾乞退不許批荅

輔弼之臣與国同休進退之際海内所瞻卿正色直言歷踐臺省沈謀遠慮乃心朝廷是以擢自禁嚴入陪廟論曾未朞歲方觀猷為乃以宿疾時作抗章去位此非吾所望也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荅

昔舜有五臣而天下治周有十亂同心同德朕日勤典學上嘉先王惟股肱之臣共圖庶政虞周之盛蓋有望焉卿服在近僚進陪輔朕歷日未久遽以疾辭夫心平氣和何恙不已姑安厥位無或多云所請宜不允

賜梁燾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卿承轄中臺輔政未久乃以疾告形於奏封尚當勉留以副眷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王綬賜卿乞退不允批荅想宜知悉

賜梁燾第二表乞退不允斷来章批荅

昔汲黯多病卧治淮陽魏證久疾參議朝政朕以漢武帝之待汲黯不如唐太宗之用魏證卿雖足疾未宜去也所請宜不允仍斷来章

不許批荅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關政犹多協氣未應民力凋敝羌戎不庭方與衆賢共圖至治而卿引疾求去豈其時乎所請宜不許

賜梁燾第二表乞退不允斷来章批荅口

宣

卿疊抗封章懇辞机政難狥未請宜体至懷方賜告休竚聞藥喜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李永言賜卿乞外郡不允斷来章批荅想宜知悉

賜梁燾乞除東北一郡不許詔

省所劄子奏實以素有足疾比来發動殊甚雖漸獲安愈而未能趋拜乞除授東北一郡事具悉人君劳於求賢佚於任人進之惟艱則退之豈易朕嘉與疑丞輔弼若昔大猷方將恭已以仰成豈可引身而亟去姑務安養体兹至懷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卿迥簡在庭圖任共政雖難進易退乃事君之常而
有始無終亦用賢之戒矧遄聞損疾之喜加有賜告
之優其康乃心以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翰林詞章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謝晴道場青詞八年

五月二十日

伏以中春以来常雨為沴是用精禱夙夜不寧山川
收雲日月舒照農殖嘉穀尚有西成惟神之休敢不
照報

又朱表

積雨累月下民其咨仰祈皇穹萬物父母側身思咎
震惧靡寧惟神降鑒在茲旻閔有衆時暘來應陰沴

廓消祇案真科上荅靈貺

後苑華景亭開建謝晴齋文

伏以苦雨數來嘉生不殖仰祈妙貢迴鑒精誠大明顯融六合清霽虔修法會昭報慈恩

賜資政殿李士知定州許將知真定府李清臣夏藥口宣

鄉鎮臨邊閫宣布藩條適當悍暑之辰宜慎頤生之理特頒良劑用示眷怀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黃彥賜鄉夏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除新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錢勰

辭免不詔

開封郡國之首四方所則尹正之任蓋難其才鄉治行尤異見於已試吏畏民愛于今稱之是以輟自地官再領天邑進職或內閣增幸達近班寔允師言大從民譽藉鄉之重毋或悍勤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仲尼有言观過知仁鄉昔尹京邑期于刑措今茲新命蓋多前功宜体眷怀往祇舊職矧鄉政事文學當及孔門必不使趙張三王專美漢世也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守戶部侍郎范育辭免不允詔

邦国大計本于地官鄉貳之聯実難其選以鄉分閫
于外扞邊有勞以治軍旅之餘而當金穀之問足以
優裕副茲簡求毋為過辞勉服成命所請宜不允

除皇弟偲制

寶玉展親愛莫先於兄弟車服彰德命用錫於公侯
朕稽古昔之大猷奉祖宗之成憲推恩同氣孚號
在廷皇弟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偲稟慶
仙源承華寶萼孝悌得於天性聰哲見於夙成均愛
東朝方勝衣而趨拜請肄外傅已敬業而樂羣是用
仍秩上公視儀三事以重本支之勢俾兼將相之榮
因右輔之節旄加爰田之井賦於戲親之欲貴雖有
国之舊章位不期驕乃先王之明訓尔其務夸時敏
作德日休知稼穡之艱難永思克儉守富貴於長久
自牧以謙尚有令聞對茲嘉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
尉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充武成軍節度使加食邑
賞封

賜龍圖閣直大學士知成都府蔡京乞移
東北一郡不允詔
朕惟祖宗以來視遠如迎全蜀之寄尤難其人自
非望実兼允不以輕授鄉服在侍從一紀于茲邦幾

浩穰邊閫要重已試之效衆庶所知是以輟自關中
付之劒外朞年報政西士用寧何疑上工書求易便郡
昔文翁以循吏之教為李者師王襄有中和之詩称
盛德事治迹可想流風尚在勉企前哲寬予西顧蓋
務綏靖以副眷怀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辭免恩命不許批荅

卿席慶　先朝啓封北国就傅之始好好李有聞是秩
公台作藩帝室唯益勤於成德以茂對於嘉林往即
欽承勿為固避所請宜許
不允批荅

朕襲崇天屬屏翰皇家因使閫之旌麾加輸臣之印
綬匪予私愛乃国舊章廷告誕敷師言允穆往祗成
命毋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口宣

寵加懿戚位列宰司茲為至公靡有虛授朕命不易
其往欽哉今差入内内侍省西頭供奉官李初賜卿
辭免恩命不允批荅想宜知悉

撫問成都府利州路臣寮口宣

卿等遨矣西土簡在朕心眷言官師宣力夙夜特加
勞問以慰忠勤今差東頭供奉官趙其傳宣撫問想

宜知悉

賜皇弟偲第二表辞免恩命不許批荅

昔周之子孫並建藩屏实由任姒之教以致成康之
隆今吾端處宸闈共熙廉政覩　先帝之幼子從諸
兄而雁行是惟　宗廟之靈国家之福也褒陞之典
何足多辞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荅

諸侯制節故高而不危君子勞謙故卑以自牧雖再
命而傴深嘉尔誠而怀德惟实寔為予輔序進以位
夫復何辞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第二表辞免恩命不允批荅口
宣

王者慎用名器不以假人選建親賢固無幸位宜膺
懋寵勿復来辞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鄭居
簡賜郷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荅想宜知悉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沂州團練使
克熈河蘭岷路馬步軍副都総管王文郁
進奉賀　南郊礼畢馬敕書

朕躬執圭幣祗見神祇百禮備成萬方来賀眷予禦
侮之任爰有修貢之儀言念恪勤不忘嘉歎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參士守礼部
尚書蘇軾乞越州不允詔
昔汲黯願拾遺補過漢武帝終出之淮陽魏證每犯
顔諫爭唐太宗不使之一日離左右後世視武帝太
宗之得失豈不相遠哉鄉望高一時名滿四海正直
之節冠于本朝方以道學輔朕不達乃函欲引去兹
所來諭也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范純仁茶藥
口宣
鄉夙秉国均久勞藩服特馳使指往諭詔音宜有寵
頒用詔眷禮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
御藥院李倬賜鄉詔書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想宜
知悉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
尚書蘇軾乞改知越州不允詔
昔齊之臣有黙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祭西門齊王宝之重於照乘之珠楚之臣有左史倚
相者能道訓典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
業楚王寶之重於白珩夫以區區齊楚犹以賢臣為
宝豈朕独無其人哉鄉侍經席日陳法戒眷吾北圍

雖無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實难其帥籍卿之重姑
輟以行雖失倚相於中庶得黔夫於外以越為請非
朕所所望也所請宜不允

賜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嵩嶽降神傳岩岩象為時柱石秉国鈞衡土王在辰
門孤紀慶特加頒賚以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
麵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礼物口宣

卿論道冢司代天真宰間於二社式是百僚禀昴宿
之元精應台階之上象用錫尔祉俾壽而臧今差卿
男右宣義郎景山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礼口宣

履武發祥復記初生之旦展親脩物莫先同氣之恩
往致壽昌宜膺寵數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
勾當御藥

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叔父秉德佑我邦家大路啓封眷親賢之莫二左弧
紀慶宜福禄之無疆臨遣使華往綏眉壽今差翰林
學士左朝請郎知製語兼侍講国史院脩撰兼知院
事兼修國史范百禄賜卿生日礼物想宜知悉

西京無畏三藏開祈晴齊文六月

伏以苦雨累月積潦害田趨变不登已失三農之望禾稼既病將謂艱食之憂寤寐永嘆穰祈未弭載馳使傳遠即靈祠祇建清場董修淨供覬時暘之協應俾陰沴之廓消尚有西成以蘇羣品

除范純仁制

朕嗣宅丁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迓涖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高平群開国公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向解寬閑出於天資忠義本拾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久臨蕃屏介圭修覲喜見儀刑公衮言歸益隆休貌是用延登右弼卿應中台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内附百姓非至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可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加食邑實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不允詔

宰相代天理物坐而論道安危治乱繫於其人斷自予衷圖任舊德深謀遠慮將倚老成蚤衰多疾亦惟

常理勉起就位毋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三上劄子辭

免不允

卿夙以人望嘗居宰司今茲還朝復踐舊位朕嘉與

良弼共圖康功勉紓賢猷以輔予治尚體注意勿為

賢辭所以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上第二表辭

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昔周召之相成王實為左右予勃之輔文帝繫其安

危若游大川必得舟檝若作巨室必勤垣墉卿名譽

之隆洽聞遠迩謀猷之益夙罄忠嘉同寅協恭屬在

耆德成命不易兩勞執謙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不允詔

人主之職在于內相宰相之職在于擇人權衡無私

故不可欺以輕重冰鏡至靜故不能罔以妍丑朕夙

寤晨興學于古訓思得賢佐同底丕平以卿老成復

畀大任其佑乃辭辟無事於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第

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彰槐舊德柱石時才已頒渙恩誕告中外往欽厥

職毋復固辭今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李永言
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想知悉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
宣撫問口宣

卿等肅將瑞節來慶壽辰方暑暑在途入疆館伴特先
迎勞當體眷恩今差某官賜卿等御筵兼傳宣撫問
想宜知悉

雄州撫問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口宣

卿等載馳使隼首次邉藩祖暑在辰嚴程趣駕特伸
勞問以示眷懷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秦肅之
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越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秦藥口宣

卿等遠奉隣勸欽來脩慶禮適當炎煖言念勤勞頗
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
江沫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鈔鑼唾盂
等口宣

卿等跋歷畏塗憩休賓館飾精金之用器製文錦
之寢衣以慰勤勞式昭寵渥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
殿頭裴絢賜卿等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想宜

知悉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

卿等命圭申信慶幣講歡式將館粲之儀往致饔牢之餽以紓勤勩宜佩寵私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馮說賜卿等生餼想知悉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卿等圭璋脩聘既已展儀弓矢延賓亦將覘德宜有珍華之錫用旌審固之能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閤賜卿等弓箭例物薰笺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劉昌祚伴射想知悉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珣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共脩法供仰祝壽祺以迄告成無忘嘉善特伸寵賚用示眷私今差內侍省內侍殿頭王道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帥乘協恭人天脩供祝南山之永壽集西竺之勝因乃眷忠勤爰加慶賜今差內侍省內侍黃門王

倫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宗

晟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惟予懿親與國同體倫等慈之妙供祝雖老於

誕辰嘉此告成均其慶賜今差內侍省內侍高品陳

溫之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知太原府韓縝進奉坤成節金酒器并

馬詔

覽所進奉坤成節金酒器一副馬六匹事具悉載誕

紀辰于蕃致貢心馳魏闕禮奉壽觴器陳三品之金

馬倫六閑之駿眷言誠悃良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功德疏敕書

省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頭軸事具悉誕弥紀

節遐邇獻誠眷惟臣上心在王室集人天之德善祝

海嶽之壽祺載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文武臣寮進奉坤成節馬敕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載誕紀辰眷多方之

來慶右牽倫貢充上乘以思臧言念恪勤不忘嘉以

歎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奬諭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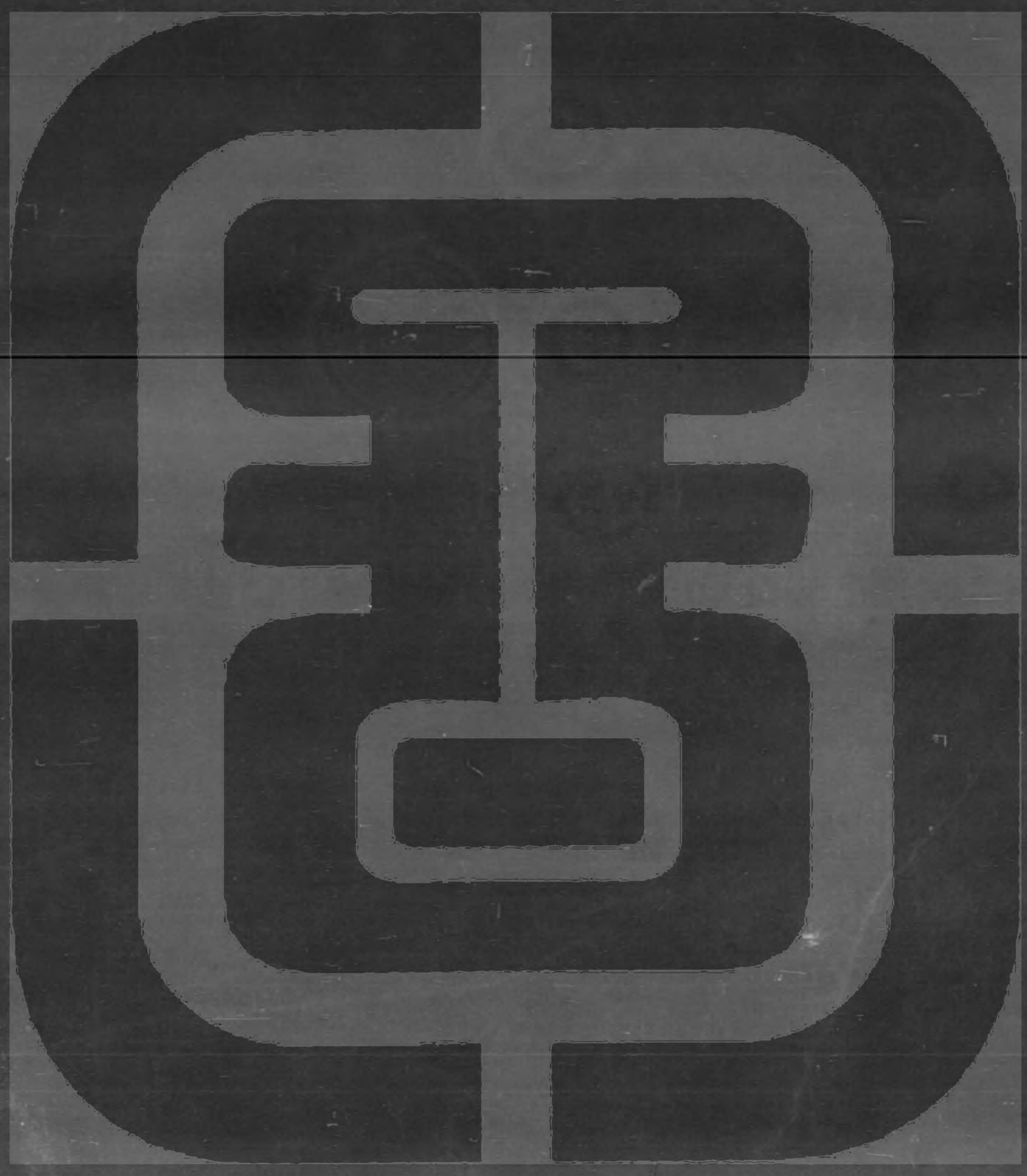
敕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
疏等事具悉節紀誕弥慶均溥率眷名山之寶刹祝
萬壽於華封言念精勤不忘嘉歎今賜省奇等紫僧
衣一對絹二十疋故兹奬諭想宜知悉

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齋文二十八日

伏以孟秋月之月苦雨數来農失豐登民興咨怨仰
憑覺力祇建清場庶竭精誠遄蒙嘉應時暘来若年
穀順成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親賢莫二忠孝寔薰祝萬壽於慈闈集百祥於法
會特加頒賚以荅精勤今差内侍省内侍高班黄昇
賜卿香酒果想宜知悉

荆川太史纂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